

乡
愁

我遥远的谭坪塬

乔傲龙

谭坪塬,你可能不知道,我不可能忘记掉。那里是我家乡。

通俗地讲,谭坪塬就是乡宁的西山。“乡宁在哪里?”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,也是我离家三四十年来被问到最多的问题。老家如此没有名气,多少令人沮丧。沮丧之余总结出一套标准答案:在吉县南边、河津北边、黄河岸边。吉县比较牛,有壶口、有苹果;河津更牛,有焦有煤,还有王勃。至于黄河东岸还是西岸,这个问题我等了很久,一直没人来问。西出乡宁县城,沿鄂河入黄河的方向走出三二十里,兀然一座山,如强梁般挡住去路。盘山路约有十里来,上去却发现无峰无峦,虽然沟壑纵横,但总体平坦,四望可以极目,吉县和陕西的宜川皆在眼前。远看是山,近看是川,这就是谭坪塬。

“西山”是乡宁城里人的叫法,我因此经常嘲笑他们没文化:明明是塬,咋就说成了山?但这个“塬”的确需要一番计较的。《说文》和《康熙字典》都没有收这个字,因为原本就是个方言词,有音、有义,但没有形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突然就有了这个字,“塬: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,呈台状,四周陡峭,顶上平坦。”音形义都有了,但我深刻怀疑这是现代的“仓颉”们根据音和义,随物赋形创造出来的新字。所以陈忠实就不吃这一套,拒绝把《白鹿原》写成《白鹿塬》。

其实陈忠实没有错。“原”字被平原和草原霸占,那是后来的事情。在《说文》的时代,“高平曰原,人所登也”,那时的“原”,就是现在四周陡峭、顶上平坦的“塬”,而非一马平川的意思。到了唐朝,白居易写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“离离原上草”的“原”字后面,特意用了一个“上”,显然是要强调仰视的角度,可见“原”是有一定高度的。宋代有个名僧叫释怀古,写过一首《原居早秋》,后四句:“乱蛩鸣古堑,残日照荒台。唯有他山约,相亲入望来。”想想看,和尚一般是高卧还是低就?如果想不通,参照最后两句,他山直接“入望”,而不是仰望,显然是人在高处,平视前方即见高山。诗中的古堑、荒台之类,也可参证“原居早秋”的“原”是台地而不是平川。问题搞清楚了,但我依然没有陈忠实的底气。如果有人问起“谭坪原”的“原”字,我总不能从《说文》到白居易再到释怀古吧啦啦啦再背一遍吧?既然现代人发明了“塬”字,那就用呗。说到这里,你可能就明白了,“谭坪塬”其实一直都是塬上父老们的口头语,官面上是只说谭坪不带塬的,否则就用不着我在这里胡乱考证了。

名叫谭坪塬,姓谭的人却没有。我想,也许是那姓谭的最早发现了这个塬,“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”,但后来不幸灭绝或远走他乡了。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件所在皆是,兵荒马乱年代的很多人家,走着走着就走丢了。

进出谭坪塬的路有很多。黄河边有好几个渡口可以到陕西,北吉县、南河津,步行的话翻几条沟,走汽路的话多绕几步,都可以选择。往东到乡宁,原本有一条旧路,大约六十里,我小时候在县城读书,来回用双腿丈量过几十遍,这条路要过鄂河,夏天一发大水,河上的踏石和小桥统统冲毁,还有那条十里长的南原坡,最陡的地方目测差不多45度,人民公社那会儿,拖拉机曾在这里车毁人亡。所以后来有了新路,多绕十几里,坡缓且不须过河。但对塬上的人而言,出路其实很少。“穷乡宁,烂吉县,烧的吃毡片。”去吉县唯一的好处是有粮食,短缺年代,谭坪塬的百姓免不了去那里买粮,翻好几条沟,用肩膀扛回来。去河津,或者更远一点到西安,我记忆里一般是小伙儿带媳妇扯布料、买被面准备办喜事才去的。至于黄河渡口,那是年馐时饥民们逃荒的路,沿河的村庄过去有不少陕西媳妇,大多是为了糊口嫁过来的。真正的出路是往东,东面有县城,县城再往东有临汾,还有比临汾更远也更大的省会太原、首都北京。这大概就是谭坪塬,我记忆中的谭坪塬。

过去的千百年间,谭坪塬可以写进纸里的历史,估计加起来超不过十句。说十句肯定夸张了,因为迄今为止我一句也不曾见到。它被凝固在时间里,在一年一年光阴的流转中站成永恒。一种被遗忘在世界边缘的永恒,这就是它的历史。

黄河的涛声日夜不息,太阳天天升起。身形伟岸的谭坪塬,以俯视的姿态仰视,鄂河岸边的乡宁城、汾河流过的平阳府、黄河拐弯处河东大地的无边川原,哪怕只是旁观,也让他感到莫名的冒失和唐突。是的,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卑微。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卑微,让我渴望着低处,因为那里才是更高的地方。很多年,这种冲动支配着我,怂恿我沿着下山的路奋力攀登。它告诉我:太阳升起的地方,城市的灯火闪着亮光,那里才是希望。

日前的“人说山西好风光”乔羽音乐作品演唱会,曲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于我而言,几乎每一首都有生动的故事。

《我的祖国》是电影《上甘岭》插曲,还在幼儿园时就会唱了。1976年冬,湖滨会堂重映《上甘岭》,银幕上卫生员在坑道里领着指战员们唱,台下千余观众跟着放开了喉咙,歌声嘹亮。

《祖国颂》是我珍视的大合唱。2008年秋,太原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艺汇演,单位让我牵头排练这个大合唱。我们组建一百五十人的合唱团,请省歌舞团的陈艳明来辅导。演出是在工人文化宫,《祖国颂》是第一个节目。“太阳跳出了东方”,这是男高男低部,“大地一片光彩”,这是女高女低,四部混声共鸣,江南丰收,江北满仓,克拉玛依,三门峡……一幕幕幻觉画面随着我的指挥棒,随着合唱的歌声交替出现,我抚摸着旋律,陶醉了。掌声中我回过神来,一个华丽转身谢幕,鞠躬后,全场掌声经久不息。我学着大师们的做派,左手轻撩燕尾服,右手捂胸再次鞠躬。这场《祖国颂》演出多次,录制的视频我珍藏着,经常播放享受。

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最早流行时,我还小,有印象,不会唱。1980年新年之夜,大学同学在教室贺岁演节目,班里十几位老高中生唱了这首,虽是童歌,却唱得深沉。他们初唱时童真无邪,再唱已是而立之年,“做完了一天的功课”不再是“我们来尽情欢乐”,而是牵挂家中妻儿。我当时拉提琴给他们伴奏,觉得只有这旋律才配这首歌。

还是那场“老三届”合唱会上,太原一中的参演歌曲就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一位学长知道我是一中毕业的,恳请我担



回
味

歌声里的故事

张朝曦

文绘

任指挥,我欣然接受并邀集同班许多同学参加。上台时大家都系上了红领巾,重温“红领巾迎着太阳”的感觉。同学们略施薄粉,抹平皱纹,掩饰了岁月沧桑,我指挥姿势和表情也努力做可爱状,歌声使我们成功实现了穿越。我出场时,有人说“这货指挥得不错”。播放视频时,这句太原土话同时播出。“这货”的意思是这个家伙,不过,整句的意思我很喜欢。

《难忘今宵》是当年迎泽大桥下周末消夏音乐会选定的结束曲,这个音乐会由太原一帮业余器乐爱好者发起组织,我是指挥。夏季周末之夜,汾河两岸歌迷趋之若鹜,这一文化景观维持了七八年。每当《难忘今宵》的前奏响起,河畔上千歌迷便依依不舍了,“难忘今宵,难忘今宵,无论天涯与海角,神州万里同怀抱……”如今大桥乐团乐手们年近古稀,虽时而相聚也难忘《难忘今宵》。然而,只有旋律,没有歌词,远不及合唱时动情。

乔羽真是太伟大了。愿他在天国含笑倾听留在人间的传世之作,与我们“共祝愿,祖国好”。

心
语

夜 行

王亚中 文/绘



在美院读书时,我就没有按时睡过觉,因为同学们都在拼命学习,宿舍里就更不可能统一

作息了,一般至凌晨两三点才算安静。个别同学早起锻炼或晨读,房间里一直有响动。早已习惯了自我催眠,干扰也不当回事了。

似乎,做艺术的人作息都不正常,年轻开始从起床到深夜就忙个不停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晚饭大多是与画友们喝酒谈艺,习惯延续了几十年。交流中,我们对艺术的横向纵向有所讨论,也使很多问题剥离了纠结并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。而新的理论建立,又在过去已有的知识中剥离一些,再再生一些,或在实践中再沉淀一些。白天的实践,到夜晚时,过程都会自由落体式进入自己的思维搅拌机内,洗涤,筛选,分类,然后思考,沉睡。所以夜深人静这个时间段很重要。

之所以称晚上为“黑夜”,是因为我认识的“黑”乃伸手不见五指,没有可视边际,一切都是未知的“假想”的,或有意远离已经形成的常态,或梦想虚幻状况的出现。艺术的属性,即未知中生成图式幻境而出哲学道理,“创新”是根本方向。通俗地讲,艺术是拒绝或将之前已有经验百分比以减法的形式出现。美院老师说,抽象画是在于发现错再将错改正。我补充一句,非具象艺术是在寻找错,偶得错,要求错,将错就错,把错推向极至,此时,错才可能是你的潜意识升腾,才可能是真正的自我。

黑夜并不漫长。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,一切只在未知中行走,过去的只是鉴别新的依据,让一些“过去”消失,才是艺术创新的必经之路,因此,黑夜就具备了思考的条件。

人
物

只要有她的学生的地方,她基本上都去过了。

几十年来,张桂梅把家访当成了自己生命里的必修课,除了上课,她做得最多的就是家访。一次次的家访,在学校与学生的家之间,不管道路多么崎岖,只要学生能够走得出来,她就走得进去。

走着走着,张桂梅就走出了她人生里最不寻常的篇章。

在张桂梅家访的路上,她听到的故事和亲身经历的几件事,让她内心产生了狂风巨浪般的震撼。

故事一:一个山村妇女在摘花椒的时候,碰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向她问路。她只顾埋头摘花椒,没有听到男人说话,男人便扯了一下她的衣袖。

很快,男人走了,她回到家里,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她认为,自己被除了自己丈夫之外的男人碰过,实在是太丢脸了。想来想去想不通,女人就自杀了。随后,丈夫也觉得自己的老婆被别的男人摸过了,同样觉得丢脸,也在家里自杀了。一个好好的家庭,转眼间就失去了双亲,只留下两个没人照顾的幼小孩子。

故事二:一个山村妇女,原本是和丈夫、婆婆、儿子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,生第二胎的时候,因为没有钱,在家里用土办法接生,刚好遇上难产。在痛苦之中,女人想见丈夫一面,但是婆婆不肯,认为男人见了生孩子的女人晦气。结果女人因为难产死了,孩子也没保住。愧疚之中的丈夫无

希望出版社

64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法走出心理阴影,终日借酒浇愁,在犁田的时候死在了田里。最后,一家人只剩下婆婆和儿子,一老一小艰难地维持生活。后来,张桂梅才知道,这个迷信的婆婆,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山,更不用说到县城里见见世面了。

故事三:张桂梅的一个学生,读高三了,父母不让她读书了,让她回家去。

连
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4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陈赓电令太岳三分区司令、洪赵支队政委解学恭率洪赵支队前来接应,洪赵支队接到刘少奇一行后,经阳城、定阳、紫红、官滩、汝家庄、红崖上、胡家沟,于当日傍晚到达润崖底。途中刘少奇身着便装,头戴火车头帽,身穿青布大褂,脚蹬布底鞋,依然商人打扮。同蒲铁路和汾河封锁线

是敌人封锁最严的地带,为慎重起见,又调来平遥县委书记王炯、县长兼平遥县游击大队队长赵力之,平介县委书记成克等,共同制订过路方案。11月中旬,刘少奇一行由洪赵支队护送,离开润崖底,通过同蒲线到达晋绥根据地。

刘少奇一行从春走到冬,历时9个多月,行程1500多公里,越过敌人103道封锁线。12月30日,刘少奇回到延安,参加了七大的组织领导工作。

走出刘少奇路居地,见桥头站着几个老乡,坡道下圪蹴着几个老乡,他们看见广瑞纷纷打招呼。我跟在广瑞身后沿西坡而下,广瑞给老乡一人递了一支烟,我给一位年长者点烟,笑问道,您见过刘少奇吗?老本来圪蹴着,

突然一拍大腿起身说,嗨,别提了,那时候我还小,就听大人说来个外地人,到处走,爱打听,见什么都问,笑咪咪的,看着不普通,哪儿知道就是刘少奇呀!我逗老者,知道的话,您会不会跟他合个影?老者很智慧,会,还想弄个抖音呢。众人大笑。

辛弃疾喟叹“天凉好个秋”,其实是在幽怨“天凉好个愁”。一字竟也藏有如此多秘密,何况一山一河呢?古时天气寒冷,入秋便草木凋零,万物萧瑟。而今气候变暖,当下的秋天与古时的秋天早已不是同一个秋天,今人见到秋天更多的是喜悦。由悲秋而悦秋,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,但许多事不敢深究,一深究都是秘密,都是扯不断理还乱的心绪。

纪实